



土地 一輩子的陪伴

2012-12-02 記者 戴裕禔 報導



大正九年（西元1920年）出生在台中龍井的一個小農村，黃秋松現在已經高齡93歲，有著睡前小酌一杯的習慣。這晚，他一如往常地啜飲著紹興藥酒，零零碎碎地拼湊起，如今畫面、年份都已不那麼精準的回憶。時而像是喃喃自語著、時而卻又激昂憤慨，隨著醇厚略濁的台灣話，走進黃秋松的時光隧道，通過跳接式畫面的回顧，體會他累積了90幾年，對於家人與土地的深刻情感。

遙想家人

出生在傳統務農家庭，有記憶以來便是穿著小短褲，跟著大人們忙於農務，收成的季節雖然沒有足夠的力氣甩稻，仍是得幫忙將一把把剛割下的稻子聚集起來。曾經在農忙時節向學校請了一個月的長假，卻被老師以進度跟不上拒絕回班，因而輟學一年。小學畢業後，開始牽著牛犁田，跟著兄弟們輪流照顧大肚溪堤防邊與遠在彰化的田地，每星期總有幾天要住在用竹子與泥巴蓋出來的工寮，徹夜守衛著農作。

黃爺爺的印象中，阿母從來沒有與阿爸一起在田裡工作，因為阿母生長在女孩子要裹小腳才嫁的出去的年代。蜷曲的腳趾頭讓阿母不良於行，阿母的腳趾頭幾乎不會露出來，不管是雨天還是睡覺，仍是穿著鞋子，睡前才會看到阿母更換裹腳布、清洗三寸金蓮。他一直覺得阿母的腳很小、很特別，一邊回憶著母親，手也比劃起母親腳的大小：「哩一定嘸看過那麼小的腳。」

中日戰爭蔓延到台灣後，許多女孩們為了逃避日本政府的徵兵，紛紛選擇嫁人，就在那波台灣女孩的出嫁潮，24歲的黃秋松娶了陪伴他60幾年的妻子。雖然只是場媒妁之言的結縭，對從未謀面的老婆卻是疼愛有加，提及五年前黃奶奶病逝的事情，他紅了眼眶哽咽地說：「伊實在足辛苦。」不捨得太太到了80幾歲，不但無法享福，還得陪著他下田工作。



提起結縭超過一甲子的妻子，仍然非常不捨。（照片來源／戴裕禔攝）

走過時代

大女兒剛滿月沒多久，黃秋松被編列為自衛隊，與村子裡的青年們被送到屏東深山裡當四個月的軍伕，那是進入屏東後，還要步行3個多小時的深雪山界址。在那裡他們沒有工作就沒有飯吃，與隨身攜帶著刀的「番仔」自衛隊一起造路。

這四個月過得非常艱苦，在深山裡大家不敢到溪邊洗澡，只能偶爾擦擦身體，與一堆蟲子們共同生活。挑掉食物上的老鼠屎，挖著飯鍋邊的鍋巴，有食物吃的時候就得多吃一點，偶爾糧食因為天氣無法送達，大家夥就只好餓著肚子撐過一天是一天。來自同一郡的人們住在同一個工寮，很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幸運地黃秋松所屬的大甲郡在服役後全數平安歸來。「之前曾文郡的人做完也死的差不多」，黃爺爺突然激憤地描述起當時日本人處理那些屍體的方式：把所有的人送到工寮口，運到知本溫泉溪畔，潑油蓋柴就這樣燒了，「真的足好運」他轉而喃喃自語了起來。

回村子後，公所改讓自衛隊以周為單位的方式輪替，一周從事勞務，挖溝渠、建橋造路，一周待在家裡從事農務。戰爭期，農務的收成大部分都被日本人徵收，三個人只能吃一人份的糧食，偶而還要提防突如其來，警報器嗡嗡叫、砲聲隆隆的空襲。台灣光復後，黃秋松不再需要從事勞務，只要專心務農便可獲得足夠生活的報酬，而戒嚴時期對他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影響。

「講正經的，日本人在台灣治安真正好。」黃爺爺感慨地指著門口：「日本時代晚上睡覺可以不用關門，只是比起光復後生活多清苦很多。」統治的政府是哪一個，對黃秋松而言並不是那麼重要，他從來不去想他是日本人、中國人還是台灣人，他覺得人最重要的就是能活著，活著就可以工作、耕種，就可以創造生活。



一輩子努力生活，歷盡風霜的手。(照片來源/戴裕禔攝)

回憶甜苦

牛一直是黃秋松工作的最佳夥伴，從懂事以來在田裡工作了80幾年，換過了無數頭牛，記不得從什麼時候開始種田再也用不到牛隻，把家裡最後一頭牛賣了好像是幾十年前的事。賣牛很容易，請牛販到家裡評估牛隻的狀況，放出消息後，想要買牛的人便親自到家裡出價；買牛就沒那麼容易了，必須到各處的牛販找尋屬意的牛隻，再把牛牽回家。

黃爺爺曾經到過彰化、後龍、霧峰等地方買牛，每次一去就要花上一天一夜，才能夠把牛帶回家。軟埤坑則是走最久的一次，從東勢還要再往山上走3個小時，出發那天下午搭車到東勢後，還要走上軟埤坑，隔天早上帶著牛走下山，找戶人家再過一夜，第三天還是走了整整一天，「行到厝，日頭擺落去阿。」然而，對他而言，即使要花那麼多時間，能買到一頭好牛才是最要緊的事。

1959年八七水災重創的台灣西半部，農作物損失慘重，那是最難熬的一年，比被日本人徵召的那些日子還更痛苦。投資一整年的花生還來不及豐收，隨著洪水一去不回。黃爺爺喝了一口紹興藥酒，沉默了好一陣子。洪水退去後的花生田一片狼藉，那幾天，他看著一片泥濘眼淚停不住直掉，心裡想的都是：「兩個人，做規年趟天（台語），攏了去阿。」原本收成後的花生榨成花生油後，能夠賺一筆錢過個好年，沒想到最後竟是一場空。

恆久的依靠

年事已高、腰桿也不再直挺，仍堅持每天早上或牽著腳踏車，或拄著拐杖到田地裡巡一巡，農忙時也會下田除草、插秧。年紀大了做這些事顯得吃力，卻不願意停耕或者轉作，寧願花錢請人幫忙施肥、耕作，「自己作就有米母可以食」，黃爺爺堅定的語氣傳達出了田地之於他的重要性。



一年年的收割，土地始終相伴。(照片來源/戴裕禧攝)

黃秋松的一生歷經了時代的變遷、人事物的流轉，始終陪伴著他的就是這一塊塊的土地。他從來不曾懷疑為什麼耕種，堅信付出一輩子心血的土地，將會是留給子孫最有保障的依靠，一如土地伴著他走過的這90幾年頭。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
資深配音員蔣篤慧，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的酸甜苦辣。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


大地音樂製作人吳金黛，藉著音樂的力量，使聽者重新審視自我與土地之間的連結，並以尊重的態度看待生命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